

被上海治好了“晕血症”的老外博主：

# 听爸爸的话学中文，是最正确的选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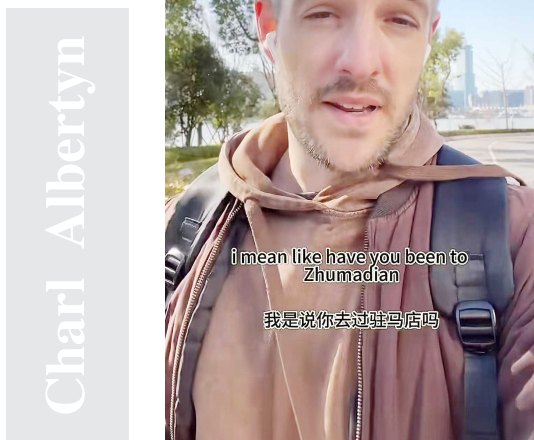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走出医院后，Charl Albertyn（网名 Charles 绍）才回过神来，自己原本应该记录下刚才经历的时刻。

但这只是稍纵即逝的一个瞬间，短到他还没来得及想起侃爷新老婆比安卡最近出街的新装扮，就已经结束了。

他摇头笑了笑自己的后知后觉，然后边走边举起了手机对准自己，开始在镜头前讲述刚刚经历的这次抽血。《中国治好了我的晕血症》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立刻在网上被疯转，很有炸裂感的还有他那口极具辨识度的“英夹中”口音。

网友们当即给出犀利判断，“能说出‘I 压根来不及 to 晕倒’这句话的老外，中文绝对不一般”。他们估得没错。

新闻晨报记者近日和 Charl 相约吴江路，听他讲述了自己在上海的生活。他解释，选择这里是因为附近汇集了三处自己最爱的的美食摊位，售卖的分别是臭豆腐、炸串和葱油饼。



Charl Albertyn

## 学好了中文，就有更多工作机会

33岁的 Charl 是一名来自南非的英荷混血青年，他在 19 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逼着上了开普敦当地的孔子学院。

这一年是 2011 年，南非于当年正式加入了金砖国家，成为“金砖五国”之一（注：金砖五国分别为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和南非，后实现历史性扩容）。

虽然我们认识他的父亲老 Albertyn，但他一定是个极具先见之明的人。因为他这样告诉自己的儿子：“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学中文，学好了中文，以后就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。”

14 年后的今天，Charl 向我们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庆幸：听爸爸的话没错。他说，自己在生活中其实是个很有主见的人，总是“做自己喜欢的，尊重自己心里想走的道路”，基本不会因为父母觉得这么做对或者朋友觉得这样做有面子就去做。但在学中文这件事上却听了父亲的话，现在想来这真的是个最明智而正确的选择。

如果说最初学中文多少是迫于无奈，那么一年后的 2012 年，当他作为交换生来到厦门待了一个月后，他就真心喜欢上了这门语言和这个国家，并暗暗打定主意以后一定要回来，“回来进一步学习中文”。

后来，Charl 如愿成为了一名北京“留子”（网友对于留学生的戏称）。在北京那些年，他不仅如父亲所愿学好了普通话，还跟着身边的东北哥们学会了一口散装东北话。

从去年起，他开始在上海从事公关营销工作，自称“洋牛马”。双语带来的优势显而易见，因为他有时候被当成外国人用，有时候又被当成中国人用。工作永远忙忙碌碌，却也给了他前所未有的价值感和存在感。

## 我喝过的娃哈哈酸奶，比你们一辈子喝过的水都多

Charl 的短视频最近在网上火了以后，同事们见面就和他开玩笑，“啥时候接广告呀？”他冷不丁回一句，“你这人真是嘎嘎好！”

因为工作内容常常涉及到自媒体，他从去年开始利用空闲时间拍摄制作短视频，并发布在抖音和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。开始的时候粉丝和点赞数都不高，但他不太在意。“做这个也不是为了赚钱，就是为了拍一些好玩的，自己觉得好玩，也就更有动力去学习。”

不过平心而论，他自己也觉得之前发的那些短视频其实并不好玩。“因为不好玩，所以做得不快乐，自然别人也不怎么爱看。”

后来有一阵，就是那些身处海外的外国人大批涌入国内社交平台的时候，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。“当时是真的有点吃醋，”他承认，“就觉得我花那么长时间把汉语学好了，也没有人给我点赞，没有人关注我，算怎么回事呢！”

而那些外国人不会说中文，甚至没有来过中国，却无端享受了泼天的流量。

此后的某一天，他一个人在路上边走边说，完成了一段一气呵成的吐槽视频——

“我们才是先来的，我们是第一个孩子。你们就像第二个新生的兄弟姐妹。”

“你们考过 HSK（注：汉语水平考试）吗？我想没有。”

“你去过驻马店吗？去过廊坊吗？我看应该没有吧。”

正如 Charl 在视频中提及的那样，在中国的老外中间其实存在着一条隐形的鄙视链。位于鄙视链顶层的是“老内”，指的是能够说一口流利中文，十分了解中国人的习俗文化，吃喝玩乐上的行为习惯和普通中国人无差的外国人；然后是“老外”，在 Charl 的理解里，这类人虽然生活在中国但只会说包括“你好”“谢谢”在内的简单中文单词，对中国要么不了解要么了解极为肤浅；最后就是“普外”，也就是普通外国人的意思，指游客或者国内社交平台上涌进来的身处海外的外国人。

他谦虚表示，自己算是介于“老内”和“老外”之间。

## 压根儿来不及晕倒，在中国只去公立医院

一个人既然一脚踏进流量的池子，沉浮就完全由不得自己了。

“晕血症”这条视频的起因是这样的：这天他去医院做血脂检查，因为在国外抽血时遭遇过被针扎到晕厥的经历，因此他在这次抽血前预先作了些心理建设。“虽然有点尴尬，”他想，“但晕倒就晕倒吧，不过最好还是有张床躺一下。”

据他描述，那是一家大型的公立医院。有眼尖的护士从他视频的背景看出他当时在日月光广场，“一定是在我们瑞金抽的血！”她们表示。

Charl 在视频里作了一番对比，在国外抽血时是三个护士陪他一个人。而在这里，当他“发糯米嗲”请求护士让自己躺着抽血的时候，后者却给了他一个眼神让他自己体会。他体会了一下，护士当时心里应该说了一句“哪有时间惯着你这种臭毛病”。

于是，他只好一声不响“撸起了袖子，伸出手臂，想想侃爷的新老婆。”他当时已经准备好晕过去了，

“但她超专业的。10 秒钟就搞定了，我压根来不及晕倒。”

Charl 向我们解释，国外的护士找血管的时间花得比较长，在这方面做得不如中国的护士这么专业。

在他看来，一旦老外跨越了语言障碍，那么他们就会发现，在中国的公立医院看病是真的“香”。来中国以后，他从没有去过私立医院。

但是回忆自己第一次去公立医院看病的经历，感觉还是“挺烧脑子的。”

“流程有点复杂，是需要有点门槛的。”他说，“你要先研究取号系统是怎么弄的，然后还有很多小程序，还要搞明白自己要去几楼。因为那边的大夫也很忙，他们也来不及给你解释你要怎么走以及先做什么。所以你要先自己动一下脑子，但是跑了几趟也就熟悉了。”

一旦熟悉公立医院的看病程序以后，就会觉得全程丝滑了。他说，中国公立医院的医生们专业素养很高，而且其实英语程度普遍很不错。有些医学术语不能理解的话，他们会用英语解释得让你明明白白。关键的是，看病的费用非常公道。

## 不能光管别人要赞，你也得给人家增加点价值

“晕血症”视频在网上爆火后，他并没有趁热打铁的意思。“我觉得不能花太多的时间来做（短视频），大概一周拍一次差不多。因为好点子不会一直有，往多了做，质量就不会特别好。”

面对突然从天而降的流量，他尽量保持平常心。“大家觉得好玩就行，如果真的很冷门没人看，那也无所谓，是不是？要不然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，我接触的一些博主心理压力都挺大。”

Charl 是个很善于自洽的人，“如果你对一件事情特别执着的话，它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你的情绪。”

如果说他已经在并不算长的博主生涯中积累下了一些经验和心得，那就是不能一味迎合大众的口味，“你不能光管人要赞，你自己也得给人家增加一些价值。”

这种价值来自于一个博主的原创性，即他没有被周围环境同化的想法和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。“我看到一些人为了获得点赞和关注去做一些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事情，我觉得这样做会向大家释放出一种非常负面的能量。”

他也注意到很多评论认为，一个老外拍出这么接地气的视频，一定是背后有高人指点。“没有的，这是我个人认为做自媒体非常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保持独立性。”他强调，“你如果找一家 MCN 公司，或者找一个所谓的高人帮你想点子，我觉得这其实蛮不理想的，因为你就失去了自己的创意。必须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不能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做，不然你的观众们会看得出来。”

“你有没有用剪刀剪过淀粉肠，然后加到方便面里？”

“我 2014 年就来了，我喝过的娃哈哈酸奶比你们一辈子喝过的水都多。”

这引来了各路网友的争相安慰——

“你要是真在中国呆久了就会知道我们要说这句话了：你就不能让他点吗？他是你弟弟 / 妹妹。”

“他们都没有资格参与讨论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，你有啊，你是自己人。”

这条视频就这样火了，他说：“真是没想到。”而这也是他改变风格后的第一条视频，“我发现一边走一边拍，随便说一些自己的想法，这样更有趣一些，大家也更喜欢看。”

后来，他在网上就多了一个“嫡长子”的绰号，自然也是中国网友赠与他的慰藉。